

远去的记忆(组诗)

文/何军雄

过大年

锣鼓敲响一年的幸福时光
灯笼高挂,喜庆相迎
日子在年的记忆里升腾
雪的憧憬里,满是欢乐

阖家团圆,乡村佳话连篇
麻雀在老屋前的槐树上静候
鞭炮齐鸣,响彻山村夜晚
社火,将年的氛围提到高潮

广场上,欢快的舞蹈跳起来
孩童的欢笑声打破了夜的宁静
大雪封山。乡村的画卷绚丽
以壮美的册页书写一年的辉煌

迎新春

春天临近,草木舒展筋骨
辞旧迎新的日子,山川
彰显冬日最后的温馨
万物复苏,树枝生机盎然

风吹山梁,乡村描眉画目
在花枝招展的抒情里
将一年的计划,罗列成段
以春天的气韵与格调

冬雪消融,和着春天的气息
一些芽苗顺着土壤往上爬
顶破地面的脑袋,四处张望
看着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

闹元宵

花灯高挂,元宵在锅内沸腾
舞狮与龙船在午夜欢闹
各色的灯笼,琳琅满目

与元宵节的喜庆相得益彰
欢乐的海洋,从龙灯开始
漫步大街小巷的脚步
在春天的气场里,古朴典雅
临摹着欢乐的场面与记忆

月上眉梢,品尝元宵美味
动感的舞步,丈量时光
元宵节,生命中团聚的日子
用月光将夜的漆黑点亮

清明时节

烟雨朦胧,滴落人间哀思
时光中隐约的暗伤,一夜间
将一块墓碑,用泪水堆砌
鸟雀,在远处喊一个人的名字

痛处,是因为离别或失去
清明时节,一滴雨渗透土壤
让久别的思念,重新滋长
香茶冥酒,祭奠亲人与故友

春天适宜怀念,种植芽苗
让内心的惆怅与寂寥
在来年的日子里,茁壮成长
成一腔相思的病毒与眼泪

父亲

三十多年了,我的父亲
躺在地下冰冷的床铺
被火烧焦的躯体,渴望滋润
让一滴雨,浸泡干渴的喉咙

春风啊,请你慢点吹,再慢点
我怕父亲的身体,经不起风吹
不是那块石做的墓碑压着
父亲,会不会在春天侧过身子

让我在墓地,多待一些时间
只有清明,我才能和父亲说会话
父亲已经听不懂我的口音了
但儿子还想,把内心的苦吐出来

远去的记忆

春风佛面,三月的烟雨蔓延
隔着一堵墙,偷懒的描
在麦场里,嘻嘻一只竹篮
将所有的记忆,抛之脑后

清明,一场雨将人间洗刷
远去的记忆,重新布满心头
让我们怀念逝去的亲人
一杯茶酒,唤起心底的酸楚

墓碑前,跪拜或祭奠
用仅有的体温测量土壤
春天的根系,穿过风
寻求远去的记忆与悲痛

新年抒怀

冬日安详,鸟雀退居山林
钟声敲响的时候,祝福
伴随着雪花一起飘飞
一场雪就是新年最好的礼物

除旧迎新,伴着晨光出行
满心欢喜雀跃,将往事回味
团聚的日子,其乐融融
和着冬天的严寒逐渐消散

万物复苏,春潮叩响门铃
寂静在远处徘徊,一朵云
和故乡炊烟的影子一同
将天空的蓝色,拉长了三尺

腊八帖

暮色低沉,腊八万物灵动
菩提树下慈悲的一碗粥
将佛祖的心肠感化,普度众生
以感恩之心,祈福世间安详

冬日的暖阳照过大地
腊八时分,一缕风侧身走过
将雪的纯洁净扫,顺着风
用仅有的体温为冬日驱寒

隆冬时节,霜雾逐渐浓郁
山间徒步的羊群,依次回家
趴在墙角的猫,在腊八
静候一条被时光风干的鱼

与元旦书

时光飞逝,一湾涟漪的流淌
在岁月的隧道里穿梭攀爬
和元旦的祝福一起来临
月夜如水,沉静的万物渐退

漫步在时间的长廊,元旦
开启着新的旅途,以及梦想
唤醒沉睡的草,或者鸟雀
以生命的航程,点缀着人生

孕育着春天的事物,亦或绿意
朦胧中启程,将内心的憧憬
用感恩的心肠,抒情写意
元旦的辞赋,铸就着一年的华章

父爱如山

三十多年了,我的父亲
躺在地下冰冷的床铺
清明雨丝,打湿半生眷恋
以及父亲被火烧焦的躯体

布谷低沉,叫喊着一个人的名字
碑文镌刻着父亲短暂的一生
旷野寂静,山坡上野花肆意绽放
沉睡的父亲,被月光抚摸

如同一座山脉,遮住心头
多年以来,父亲的微笑依旧
石刻的墓碑,像铅一般
压得地下的父亲喘不过气来

古道残阳

大漠孤烟,狼的叫声再现
山口上几个头颅晃动
古道苍茫,射过山间的日头
隐藏于时光的最深处

残阳掠过,鹰的翅膀折断
侠客时常出没的地方
人烟稀少,一匹马梦中惊醒
刀剑削弱了壮士的英明

侠骨柔肠,春秋几度梦圆
山河皆是我中华的版图
古道残阳,人生悲欢离合
在岁月的沉寂中一一冰冻

春水谣

冬雪消融,河面荡起千层波涛
河堤唱响春天欢快的歌谣
垂柳迎风摇摆,远处的芦苇
朝着故乡的炊烟尽情挥手

春天就是写在乡村的锦绣画卷